

炸鬼記

說 叢書第四集第四編

炸鬼記

上 冊



商務印書館印行

(醒) (世) (小) (說)

瞎騙

奇聞

有富人信瞎子。篤守其說。種種鄙暗。遂至家破人亡。悔已無及。描寫富人之蠢拙。術士之狡猾。惟妙惟肖。

大 小 本 本 一 角 半 角

掃

迷

帚

此書以破除迷信爲宗旨。語語砭針。層層辯論。涉筆成趣。興味深長。欲以小說爲醒愚祛蔽之助云爾。

一 冊 二 角 半

二女

懺情

記

本書以有閱歷之女子。與無閱歷之女子。兩兩對勘。道出愛情之難恃。繚繞曲折之中。極爲明白爽亮。

一 冊 二 角 半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炸鬼記卷上

英國哈葛得原著

閩縣林紓全譯
靜海陳家麟

第一章

善書未成之前。且先敘吾之名姓。吾之敘此事實。初無名利之思。蓋確見確聞。方涉筆而成此。吾名野達木。吾父爲堪白蘭人。吾母則威魯司人。吾之血脈。實參以西魯提。吾二親旣含此血脈。故吾喜攬古而好遊。覺今年鬢老矣。現已六十五歲。吾有時臨鏡。而體幹尙高而非碩。然稱之得一百餘磅。吾目作棕黃之色。面長而髯白。髯末甚銳。卽鬢亦星星矣。吾自見形容。因思前此。曾有人稱吾爲老殺。生平以醫爲業。方其試手時。醫學尙未發明。如養尸及禁

止傳染之法。匪有知者。吾術既不甚高。然較之庸醫尙勝。惟一身落落。故備閱各國。久之。隨地咸以醫自贍。至四十歲時。在埃及凱羅城售藝。其敍凱羅者。以吾實在此間。得一良友。名西克司。西克司淵博無倫。年事甚少。且熟悉各國語言文字。卽埃及中亦各有方言。凡十五種。彼咸能識其大略。合他國方言。可三十二種。且識古埃及象形之字。如讀尋常之報章。曾犯瘟病。余爲施治得愈。西克司病中。延巫及齋醮之事。均無驗。而余愈之。乃不受一金。西克司銘吾情懷。每曰。永識弗諉。遂定交際。余亦信之爲良友。及余娶凱羅之女爲妻。此女以家世論。其先代亦鼎貴。爲王家裔胄。復奉基督教。卽以其俗爲教訓。亦頗中則。唯信教雖督。而習尙尙存。從來以歐人居埃及。往往易爲所化。至於白種人。絕迹。余甚懼焉。則

舍去凱羅。及野述安。爲土著療治。旣已。吾妻得瘟病死。吾家庭之樂盡矣。幸尙留一子。而子長十二歲。又爲馬低剽取而去。余自失其子。故著是書。是時吾友西克司。雖長於攬古而識古。然非著書之才。乃此事至怪。諸君見之。若不屑者。非書之罪。蓋吾筆不足以達之病也。余在外有年。一日歸英國倫敦。聞西克司亦歸國。居幾魯何德街。則往訪之。叩扉有女僕出應。則密昔司雷得也。年老而貌怪。余問西克司先生安否。雷得曰。方與友人同飯。請以明日更來。余曰。煩媪告主人。言有老友奉訪。且挾一物至。物爲主人所心愜者。必當見我。是夕爲十二月之晚。女僕引余至西克司餐堂。請余自入。余見屋宇高邃。未燈而有爐火。火光映諸案上。肴核已陳。其旁有古物。陳列無數。其中有木麥。則埃及之陳死人。也。屋頗修。

廣。盡頭有電燈。尙有一長案。積書無數。余見西克司坐屋隅。與一友同飯。余別西克司已二十年。然無時不有書札往來。西克司之爲人。嗜古成癖。歐洲之古文。匪不精熟。外觀木然如常人。而所蘊乃極精博。年亦四十有五矣。體既非高壯碩。而豐頰髯作黃色。目光精耿。平時恆加眼鏡衣服。雖敝仍著。果夜間流連塵市。則警察亦將疑其爲盜矣。生平不改此度。今一一見之。吾書縱西克司見之。亦將以我爲紀實之言。不能慍也。更視其友。以手支頤。時尚未就飯。似有不豫之色。其人年少而長身。可二十五歲。不髯而黑睛。似有學問之人。其人曾在陸軍爲上尉。名曰阿迷。實工程師。當英國與布爾戰時。實在義勇隊中宣力。旣而歸國。貌似勤勞。非安逸之人。余視其人。勤勞乃與余同。故一見而意屬焉。余入而視此二

人見案上有書。西克司誦。而令客聽之。余亦不辨爲何書。後乃知西克司啓棺出木麥。就書中檢討其人之生平。余在黑影中立。而西克司引首見余。則大呼曰。客爲誰。胡以浪入余室。其狀甚怒。且恐。余聞其友曰。適女僕不云有友造門乎。西克司曰。吾之故人。初無留髯。若老。殺者。因曰。朋友進前。就火光中相見。余徐徐近燈。西克司仍不識。久乃曰。態似吾友野達木。然聞是人物化十年。且爲卡里伐野人所得。初聞其死。故十年未曾通書。實則告我爲誰。勿令人捫索。余曰。吾友勿疑。吾卽野達木也。爾不識我。我固未忘。故人也。西克司笑曰。吾望爾深矣。前此曾通一書。不蒙見答。又聞野死。用是悵悵。嗟夫。野達木。爾從天降矣。因執手歡悅。無已。方引手時。忽見吾之戒指。卽曰。此物乃大奇。今且入座小飲。吾爲爾介紹。

見吾友上尉阿迷。通亞刺伯文。尤精埃及之古字。少年曰。勿稱上尉。但作恆稱。西克司曰。可。因謂余曰。布爾之戰。凡中三創。以在義勇隊中。故不願以武職自業。因呼女僕曰。更增一座。言曰。今日樂極。吾驗看木麥後。頗用心手之勞。故身力頓健。更遇良友。心尤踴躍。二君亦可加餐。余飲湯。見西克司食量甚廣。而阿迷亦非弱。余在斐洲時。但長日食棗及野蔬。今得佳肴。於口滋適。飯罷後。主人命斟葡萄酒二杯。飲客及余。已則飲水。遂出菸斗自吸。余及客亦然。主人問余曰。野達木可述其脫身於野人之窟。余卽下其戒指。戒指金條所成。作淡黃色。如尋常女子所御者。其上鑲以藍寶石。刻古字。余指古刻曰。爾能辨此字否。西克司出顯微鏡視之。曰。此不之識耶。何以並此而不之知。語後言曰。此爲希伯魯古時書。噫。

吾知之矣。此爲所羅門國王賜馬氣達者。馬氣達爲王后。文甚古拙可愛。物在希巴之時。足以令人研究。卽以舌舐金。復以齒嚙之。言曰。野達木爾得從何處。余笑曰。前在凱羅。得諸驅驢童子之手。不過三十先零。西克司弗信曰。此物以賤值得。但以寶石論。價已不止此。然雕鑄之工。貴乃無上。爾勿欺我。是決非得諸驢童。蓋此戒指。上古書亦非精博高雅之人。不能具此腕力。余曰。我安知者。吾但以爲埃及古文耳。實相告。此戒指實一女子假我。女名拿加塔。有人言。爲所羅門與希巴王后之裔。語至此。西克司復視戒指。不期納諸衣囊之中。初不見還。言曰。吾不更辨。果屬旁人語。我以此。吾初弗信。大抵小學生咸知。拿加塔者。詰爲公主二字也。阿遂聞言笑曰。爾往往以語言取罪於人。其鹵莽出乎常理之外。其辨。

駁人短如野人舉大斧以劈人西克司曰爾考古之學太疎凡以舌代斧之世已非野蠻時代矣今且勿言聽野達木述其近事余曰阿迷先生或不願聞乎阿迷立止曰君果待我如西克司者卽願聆珠玉余此時頗躊躇以爲西克司雖質直然至誠懇余之所言滋不願得第三人聞之旣而又思阿迷之爲人亦屬君子遂不妨衝口而發卽曰阿迷先生果重我者胡敢不言且君爲西克司之友初非外人之比唯當允我勿洩吾言阿迷曰如約西克司曰吾決不宣洩或不至令吾對經立誓誠告我此戒指得自何所十二年中何作今日適從何來余曰吾果爲卡里伐野人所得爲俘五年吾袒背示君卽信吾言之非謬然餘人皆死以不信彼教之故也吾以醫術見長故不吾殺幸而獲逃至於斐洲在沙漠中遊

行。往尋吾子劉得雷。此子曾爲爾之義子。示君以照片。其忘之耶。西克司曰。然。此子尙以明信片寓余。今如何者。余曰。此子十二歲時。至河上擊小鱷。爲其母死後之事。而馬低人刼之而去。賣人爲奴。吾尾而尋迹。顧轉轉於諸部落間。此子能絃歌。吾以爲尾之必可得。野人羣呼之爲埃及歌童。且習土人之樂器。西克司曰。今茲又安在。余曰。在混人之家爲奴。混部在北斐洲內地。吾脫自卡里伐後。亦入內地覓之。尋有比獨音野人。及混中貿易。吾卽僞爲其人。亦至混部之中。一日黃昏。在一高垣之外。其中蓋事神靈。吾偶以馬至垣下。自其大門中內盼。聞歌聲。則歌英文之字。余知爲劉得雷之聲。此歌尤余所授者。卽下馬入門。行及一寬大之院中。見吾子坐於高處。旁設二燈。吾子中坐而歌。劉得雷雖變服。然一見。

卽辨爲己兒。親情旣動。卽大呼曰。劉得雷。劉得雷。張目四盼。而聞歌者亦大震。見余藏於黑影之中。卽大怒。以爲犯彼聖地。爭起。掙擊余疾奔而出。竟不相見。夫以我追逐其後數年。仍以惜死之故。被創而出。得馬立奔。迴顧知去敵已遠。而比獨音行帳已。熊熊見烈燄似焚吾帳矣。余思混人視余爲仇。遷怒於比。獨音盡藏之余。旣狂逃山中。但聞獅吼之聲四徹。忽見一野獸撲余馬首。馬直顛余於草間。遂暈不省。人迨醒。則臥於人家。闌干之下。其旁有數女坐候。似爲亞比西尼亞人。想爲野獸所震而暈。必數日矣。西克司曰。聞爾言。則此女近伊瑟祿種人。余曰。或然。此種人名亞比替。吾撲時想在其門外。故拯而入之。地名木爾。蓋自述爲亞比西尼亞中猶太人之種。爲人所逐。故遷木爾。可數百年矣。卽以面目度之。

本似猶太。而宗教亦同。人頗聰明。然風氣汙穢已極。其地之兵。可
九千人。而混人恆來侵暴。幾欲盡殲其種。然後已。混人之與彼。蓋
有世仇。所爭者。蓋一山堡。堡本屬混。尋爲亞比替所得。爭端卽肇
於此。阿迷大以爲異。笑曰。此大似幾不羅塔之屬於西班牙。乃爲
英人所得者。宜乎爭端之累肇。余曰。然。亞比替之守堡。固得險要。
所惜日漸衰耗。而混則日強。西克司曰。勿設喻。以斷詞源。但問後
此如何。余曰。無足駭異。吾但請亞比替出兵。拔出吾子。顧余一發
言。衆皆失笑。余細審其人。皆餒卻者。但有一人足與語大事。其人
則承襲之國主名拿加塢。卽公主之稱。容色甚都。麗可愛。西克司
曰。此爲希巴女王之稱。謂吾曾考據甚精且詳。余曰。吾以善醫故。
爲之止病。非是。彼不能遽面生人。旣常相見。亦時時坐談。拿加塢

曰。混之種人。所奉者爲一偶像。卽彼列祖所造。大類埃及人頭獸身之神象。西克司忽踴起曰。在北中斐洲。乃有人頭獸身之象耶。此事似奇。然考之古史。埃及先王。有自斐洲遷徙於埃及者。且以演義考之。此人頭獸身之象。亦有作羊頭者。余曰。公主語我。此偶像非羊頭。乃人頭而獅身。名曰夏馬克。西克司曰。夏馬克之已事。吾亦知之。蓋司曉之神也。余曰。人敢毀此偶像者。則全混之種將遷徙於大河之南。河名忘之。殆尼羅河之支流也。此語爲公主告我。我對公主曰。公主胡不以人竊毀其象。則混族全遷。無侵害之賊。不寧佳耶。公主笑曰。力不能至。偶像之大。如小邱。而吾民無勇。敢之氣。胡敢進犯其鋒。但能容忍。偷安。侈言門閥及先烈而已。不足鼓動其氣。吾問公主曰。公主之心。亦如是乎。公主曰。否。以吾一

人之身。又爲女子。如何能任此等大事。足下果能逐去混人。則我酬君。必爲君魂夢中所未思及者。去此未遠。有一洞城。其中咸異寶。均先王陵寢中之殉物。我卽得之。亦無所用。然聞外間人言。貴國恆重金玉珠寶於我。則一無所需。余曰。吾亦非需財者。但思拔出吾子。吾子今落混中矣。公主曰。旣如是。君能有術助我毀此象否。余曰。有之。得炸藥。可以劈山爲兩。寧區區之石偶。公主曰。君趣回國。速具藥料。更以精熟此技者與之同來。吾立誓盡出其寶。且能救君之愛子。語至此。阿迷曰。後此如何。余曰。公主授我以金。並以衛士令我騎橐駝。從小道行。勿令與混人遇。因是得脫。絕沙漠至野速安。行數禮拜始達。旣至。令衛士候我於是。此前十六禮拜事也。吾今晨始至英國。開口卽問君居址。在逆旅中。檢聞人之名。

冊。君在其中。故至而奉訪。西克司曰。訪我何爲。余曰。吾知君嗜古甚深。且望君以古迹爲第一人之所發者。西克司沈吟言曰。安知此去不爲第一人之就死者。余曰。何至是。所求於君者。欲得一人能用炸藥。炸此偶象。則得酬厚。而吾子亦歸矣。西克司卽以菸斗指阿迷曰。此君精工程。習化學。甚智。且武。足以任此。而尤熟亞刺伯之文。少長於埃及。果行者。爾願不旣遂乎。余心動。卽問阿迷曰。上尉聽之。果能定條約者。上尉亦願行乎。阿迷曰。果昨日見招者。我決弗行。若在今日。則尙可熟商。果西克司行者。吾亦願行。唯須誠告。吾前此固習此事。然特用爲消遣之事。初非恃此自活。恐技未甚精也。余曰。昨日奚忤。今日奚從。區區廿四句鐘中。宗旨胡斗變耶。阿迷曰。此語頗難出口。語時甚慚。旣而曰。吾不汝隱。姑實言。